

官煤——意味着从地底掘出的暴富、赤裸裸的权钱交易、堕落和罪恶、生命被吞噬的痛苦……成为这个时代最触目惊心的词



官煤

葛水平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/1334

2007



官煤

葛水平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煤/葛水平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1

(大风中篇原创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3871-5

I.官... II.葛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61020号

官煤

作 者: 葛水平

责任编辑: 谢不周 朱 莹

封面设计: 进 子 吴学军 蒋武智 小 春

版式设计: 非·视觉印象平面设计工作室

www.free-vision.net

无限坊平面设计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<http://www.hnwy.net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= 880 × 1230mm 1/32

印张 = 9

印数 = 1—6,000

书号 = ISBN 978-7-5404-3871-5

定价 = 18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黑 脉

—

许中子看到马路对过的柳腊梅，手里拿着一条用火煨过的紫藤，歪着嘴压着腰在箍牛鼻楔。紫藤是一种硬藤，箍牛鼻楔的时候，双头往下锁，要用子母铆锁死，紫藤韧而硬，干后，收得紧。箍牛鼻楔，等牛老死了，牛鼻楔还是牛鼻楔，许中子心里清楚。而柳腊梅干这事绝不求人，求人要落人情，欠情如欠债，她也清楚。

柳腊梅弄不妥帖那条牛鼻楔，挂在胸前的两条长辫子，左甩一下，右撩一下，两腿夹着紫藤，上下舞弄得情趣盎然。

许中子觉得有意思了，是那两条辫子生动得有意思了，就喊了一声“腊梅哎”。

柳腊梅抬起了头，不知道是谁喊她，四下里望，村落里少有人踪，到了夏秋两忙时节，外出的外出，下煤窑的下煤窑，闲天忙月，日头像湿了水的布，照人的时候放不开心情，白天短得想要做什么，什么都还没有做，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了。树丛中有斑鸠生出，叫了两声，她无意抬手的刹那看到了小洋楼前的许中子。看了一眼，低下了头，这个人不可能叫她。黄灿灿的阳光，挺立在土地上，远处，万绿丛中地平土实。许中子想起了小时候的柳腊梅。村庄孩子玩乐的事极多，掏鸟窝，蹦琉璃蛋，偷桃摘李，最有意思的事是撵兔。从来没有想过柳腊梅是一个闺女，田埂上蹦上跳下，轻巧自如得就跟会吃饭走路一样，把整个田野都闹动了。

“我在叫你呢，腊梅！”

许中子手里端着一个紫砂保健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仰起脖子来回“喔喔”了几下，吐出去，把剩下的水倒进手里来回搓捏搓捏，向前弹

了弹湿手，想起什么，在头上抹了两下，感觉头上有了一股清爽气儿。朝着柳腊梅招了招手，叫她过来。

柳腊梅指着自已不相信地说：“叫我？许矿长，你是在叫我？”

许中子说：“叫你。对对，就是叫你！”

快晌午了，喇叭花被日头晒得瘪下去，一上午连个牛鼻根都没有箍好，手软得下不出力气来。就说庄稼人日月贱，有的是时间，但一上午没箍好一个牛鼻根，心里懊恼得很。再说许中子怎么会叫她呢？打从他开了矿，发了财，当了市人大代表，村庄里的人就把人家高看了，人家脸上倒是见了人还挂了笑容，那笑容浮在嘴角上咋觉得都隔了一道梁！柳腊梅走过去，离许中子有两米远的距离停下了。额头上因为箍牛鼻根出了汗，抬手抹了一下，脸上就挂了一道黑，人看上去就又多了一份野气。许中子的心骚动了一下：这个腊梅呀，就是和那些个女人不一样！

许中子说：“腊梅呀，怎么是你来箍牛鼻根？一个女人家，手劲能有多大！”

腊梅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回来啥也不干，人累得骨头都快要散架了，倒头就睡，哪还有力气箍它，箍这是小事，小事情我能做得。”

许中子说：“看不出你还有体贴男人的一面，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性子嘛。”

柳腊梅越发不好意思，急切地说：“小时候是小时候，人长大了就知羞了。”

许中子笑了，笑得内容丰富，“我问你羞是啥？”看着柳腊梅憋红的脸他收住了笑，把指尖上一粒水珠弹过去，弹到了她的鼻尖上，她以为大好的晴天要下雨了？抬头看天，太阳当头照着眼睛都要眯成缝看。许中子很活泼地笑了两下说：“腊梅啊，腊梅啊，我问你，想不想让他，志强下窑当队长？”

腊梅的脸上显出了笑，自己的男人要是能当了队长是件好事情，但不知道许中子怎么就看中了他？她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许矿长，看中志强啥了，要他下窑当队长？他统领骡子还行，统领人，哪个要听他的？”

腊梅又抹了一下自己的脸。这一次是手背抹，兰花指翘翘的，小女人模样，斜吊着个身体，自上而下像一穗成长的玉米，粘软温润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奇妙。许中子就想让腊梅进屋里坐，屋里的女人因为陪孩子上学到城市里去住了，整屋子闲着，闲着一份清凉，尽管是秋老虎天气。

往屋里走，有狗不防备冲着柳腊梅蹿过来，柳腊梅跺了一下脚，展开自己手里的牛鼻楔抡了一下，同时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狗！”

狗是用一条铁链子拴在大门后的磨眼上，狗看着柳腊梅叫了一下，吓得缩了一下脖子。柳腊梅突然一声叫喊，把许中子的脑袋瓜弄痒症了，这个柳腊梅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野。

许中子说：“腊梅你吓坏了我的狗。”

柳腊梅不好意思地把牛鼻楔夹在了肘窝下，红了脸说：“我就怕它咬我。”

许中子搓了搓手说：“我要你来我的屋里，我能叫它咬你？你不光吓了它一跳，还吓了我一跳，我的心悬着像吊葫芦，半空中蹦达呢！”差一点想要腊梅过来摸一把了。

柳腊梅的脸更红了，绞着辫梢，低下头不好意思笑，也不好意思不笑，嘴张着说不出话来。许中子看着看了半天，看得有点心躁，好像一下子想说什么，因为狗的事情断了话头。

柳腊梅把手里的牛鼻楔伸到狗脸前说：“吃吧，柴骨头，吃！”

狗呜呜咽咽了两声有些畏惧地看着，圈着一条腿探过身体来闻了闻，是干柴味道，喉管里吼着退了两步。

许中子看着，没来由地笑，手还不自觉地往上支了支滑到颧骨上的

眼镜。这下子柳腊梅认真看了看许中子，他胖了，胖得裤带不是系在腰上，是搭在胯骨头上，小肚子鼓得像怀了七个月的娃，整个裤腰坠得人像一个水桶，突然觉得这么一个体形配着一个枣脑袋，戴着眼镜不好看。说：“许矿长，你戴眼镜不好看，你又没有坏了眼睛，戴眼镜也看不出你斯文来。”许中子摘下眼镜说：“我不是戴眼镜，是戴文化。”

柳腊梅听了惶惑地抬起头，笑了：“有了钱了就往自己的脸上装文化，我没有钱，觉得戴那东西贵巴巴的，想那东西不好看。你说要我男人当队长，你刚刚说的，不是我求你的。”

许中子“噢”了一声，想要回答什么，腰上的手机响了，手机响的不是铃声，是一段鬼子进村的音乐，响了半天，响得人有点毛骨悚然。许中子看了看，不接，由它响。它就连续不停地响。这时候另一边腰又响了，响的声音是“两只蝴蝶”，这个曲子腊梅知道，社会上流行这个曲子。许矿长有两个手机。

“亲爱的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”

许中子张着嘴对着手机说：“李老板，那股我给你滚了，抽个时间我去看你，我已经给你入了卡。你要来？那好我等你来。这不，我已经安排人招工了，不是说幸福像花儿一样嘛。什么？你听见鬼子进村了？嘻嘻，是我那个手机的音乐。今年不是抗战六十周年吗？从网上下载的，我要所有听的人知道小日本鬼子不是他妈好玩意！笑我了，老板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矿就是咱的矿，你只要给咱举好红旗，红旗不倒，怎么挖的问题，就别管了。”

柳腊梅看着这个电话打不完，想走，许中子摆了摆手要她等等。这时候手机又响了，“我与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越那红尘永相随”。

许中子眼睛斜着柳腊梅，嘴嘬起来把那句“永相随”挑细到一个高度，眼里的光眯成一根丝线，幸福得像蚕一样想把柳腊梅吊起来。“是

赵老板啊，我刚刚接一个领导的电话，不好意思！你是说想把矿上的煤拉到电厂，对吧？可以。老板说的话我敢不听？再说了，我的矿就是咱的矿，你那点工资，想发点浮财也是正常的嘛！马不吃夜草不肥，我敢不给老板开这个绿灯？不就是增值发票的事情，我安排会计就是了，咱俩是穿了一条连裆裤的主！”

许中子看着柳腊梅说：“腊梅，有钱了也累人。看看我这叫什么日子，左膀也响，右膀也响，你以为是他们想我？才不是呢，想钱呢！不过，这世上再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了！没有钱拿钱活命，有了钱拿钱玩命！以前是我看见他们点头哈腰，现在，我一个电话，五分钟让他们过来，不敢六分钟到。信不腊梅？钱是一个好东西啊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让志强回一趟贵州老家，招一批人过来下井，这批人就让他来管理。”

志强在矿上养着骡子，矿上养骡子是为了拉地下的煤。腊梅听志强讲过，井下分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采煤区，每个采煤区离煤仓都有一段距离，采下的煤要骡子拉到煤仓统一由传送带运到地面，因为不可能把传送带放到每个采煤区，曲里拐弯，不能够集中。骡子原来是放养在井下的，不见天日，只到骡子累死了才从井筒吊上来。后来骡子在井下老出事情，常常莫名其妙被毒气毒死，影响工人的情绪，就和人一样倒班，不同的是人倒两班，骡子要两班倒一班。

柳腊梅说：“许矿长，这事我得回去商量，不管是管骡子，还是管人，我都得感谢你。你让他到矿上上班，我爹说了，听着上班两个字就比下地两个字好听。”

许中子说：“当然了，从文化上讲，上班是给我履行劳动合同，你赚的是我的钱。下地呢，是简单的打粮食，顾命。腊梅，我怎么觉得见了更多的万种风情后，看到你更那个风情万种呢？像长在河滩上的地丁花，活灵灵一个人，好啊，好！”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，眼睛本来不坏

的，报社的小刘说戴着眼镜遮丑，像文化人。他就戴了，眼睛放出来眼镜片儿一样的光，镜片儿上还反射着对面窗玻璃上的窗框。

柳腊梅没有明白过来，想起春口上贵州那边的大伯子打过电话来说，想来这里下窑，要志强和矿长说说，地不好种，毕竟赚得的钱比种粮食要宽余。那时候矿上不需要人。大伯子后来又打电话说，等种了菜籽和矿上的领导再说说。这嘴总也没有张开，不好意思给矿上添乱，现在许中子说了，心里倒抹搭起来，有了几分喜悦。

许中子的电话又响了。

“噢，是王经理呀，想要煤？你就是管煤的还缺这，什么，是你表妹？真表妹还是假表妹？好啊，要她来找我吧，咱矿的煤就是往电厂和钢厂送的动力煤，钢厂的细白煤应该没有问题。什么？我好像记得灰粉含量百分之十二点九。好好，咱的矿咱说了算，我的就是咱的，咱表妹来了，敢不给咱表妹办！”

许中子看着腊梅，想要把她手里的牛鼻犊拿过来，还没有等着伸手，电话又响了，柳腊梅赶紧说：“许矿长，我得回去给闺女做饭，她要放学了，吃了晌午饭我叫志强来找你。”许中子点点头捂了电话的嘴很有意味地说：“你要记着多来，咱俩是光了屁股一起下过河的呀。”柳腊梅要走，狗还想上来嗅嗅她，手里的牛鼻犊挥了挥，狗歪着脑袋看了一下，扭着腰身闪开了。

拐出大门，风把许中子的话送出来：“咱的矿咱说了算，这么大的国家，还在乎咱挖这两下？”

二

许中子习惯叫县里的大小领导老板，叫老板，一视同仁，不用分正

副角色转换，当然，到了县委县政府还是要按职务来叫。许中子的矿虽然这几年发财了，但是，想来矿上发财的人也多，就目前的这个矿，年产50万吨的矿，光县里领导入股的就有8个。矿上的年产值到最后能有多少？建行贷款一千万，这个他倒不怕，煤挖没有了，还有矿在，有矿顶着呢，就怕没有尸首。零三年的时候他在矿区旁边建过一个焦炭厂，贷款一千万，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上面出台了一个政策，对他们这些企业在银行的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核销和剥离，他听说了，拿出一百万疏通关系，那次一下子核销掉了一千万，一百万赚了一千万，用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件事。中间的环节多少花费了一些心计，但是，值得。他心里明白，焦炭一年才赚多少？这个世界上没有钱玩转不开的，没有钱，人家就把你当擦屁股纸来使，就算是，也还嫌纸质差，有了钱，拿钱去玩转钱和权来擦，擦到高兴处脸红心跳。

许中子午休了一小会儿，没有睡实，脑海里在想柳腊梅。这个女人，多少年没有注意她了，还真长成女人了！那时候，是个什么样子呢？还是上小学的时候。想到这里许中子笑了一下，一下子就想到了柳腊梅下河抓蛇。燠热的夏天，河里那时候还有水，小河，流经到这里聚了一个水瓮，阳光热辣辣有点烤背，上学的男孩子们就要女孩子扭转脸，一个个光了屁股跳进了水瓮里。是谁喊了一声呢，好像是现在下2号坑的田书，被水里的蛇缠住了，吓得所有人都往岸上跑，田书大哭，蛇缠着他一条胳膊，缠得手指头乌青。上了岸的男娃娃身体上挂着小零碎儿，顾不得遮挡，手指着水瓮里的田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看见柳腊梅脱了衣裳，跳下了水瓮，两只胖手扯了蛇头和蛇尾，三扭两扭把一条小青蛇拉展了，还没有等得岸上的看清楚，一条青色的抛物线落入了

岸上看着人的光身子上，吓得岸上的像炸了群的鸡扭头就跑，等回转头看柳腊梅的时候，她已经穿好了衣裳往学校路上走。许中子想：是柳腊梅开启了自己的性意识，但是，从她身体上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落脚点。

看了一下手上的表，两点整。表是十二万从澳洲买来的，劳力士防水防震。有一次他去游泳池，下水的时候故意把表扔了下去，没有下水的人都看，他说，就是想试验一下这个劳力士，到底防不防水！有一个看上去肤色很白的女人，很不屑地撇了一下嘴，他本来扔表就是扔给她看的，现在看她那一撇，就知道女人还是女人，就怕不注意自己，注意了就好说。让人查了一下，是报社的记者。他找人和她说做广告，哪有见钱不睁眼的人？他后来就把她很服帖地弄到了身体下。透过二楼的阳台往矿上望，矿在捉马村的西山脚下，不算太大的矿，但是，煤质好，不是普通的贫煤，是动力煤。地下划给自己的开采面积不大，明年开采一年基本上就没有东西了。他想着，明年要采也只能是偷采国营矿，自己的矿回采率不高，因为开采不合理，地下到处是洞。几天前有温州人过来想买他的矿，他有点动心，现在想想如果加大力度搞它三个月，把采区面积的煤采得差不多了，年底就转手卖给他。

看见柳腊梅往矿上方向去。这个女人走路也不消停，全然没有那种小地方女人的低声柔气，也没有城市女人那种软言细语的做作样儿，明明想从你手里搞俩钱，还一个劲地说，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，想成什么人了！从阳台上望过去，柳腊梅轻摆着腰肢，频频交换着的双腿错动得看上去像个陀螺。对面溜达过来一头牛，她走近拍了一下它的脊梁，牛叫了一声，看上去她高兴了，又抬手拍了牛几下，牛抬起尾巴摇着脖铃颠颠儿跑了，她扭回头笑了起来，两条辫子在她的背上跳荡和摆动，柔软得和蛇一般酥心。这个柳腊梅，怎么一晃就长成女人了呢！

柳腊梅走进牲口院子里，志强给牲口筛草，浑身上下沾满了草叶子。牲口的草料最怕有鸡毛，从村里收来的谷草，秋天割倒捆起来是鸡们打逗戏弄的好场所，鸡们挑拣着谷草杆上遗留的谷穗，公鸡母鸡就开始亲密无间联袂演开了人间男女之事，激情燃烧起来，满地鸡毛乱飞。细小的鸡毛牲口吃了还不太要紧，大的，特别是公鸡架起翅膀准备行事了，伏到了母鸡背上，有什么事情妨碍了下一步动作，或者鸡们动作幅度大了，翅膀上的鸡毛不小心被牲口吞食了，那是要牲口命的，很容易造成肠梗阻。牲口的草料里也不能有沙石，打牙。所以说，光筛一天五十头骡子的料就够一个人辛苦了。看到筛草的志强，柳腊梅的心疼了，鼻子有点发酸，想着要下窑当队长了，就止住了鼻头的酸，咧开嘴想开个玩笑儿。志强说：“大下午的来矿上做什么？”

柳腊梅说：“想给你送暖肚儿。”

志强白了她一眼说：“啥时候了，快要倒班了，是大倒，骡子都要上井了。”

柳腊梅笑着轻轻踢了志强屁股一下说：“许矿长叫你呢，叫你去下井当队长，还说要叫你回贵州招工去，井下要人，不想用本地人，说本地人麻缠。”

志强放下筛子，用脖子上系着的手巾抹了一下脸问：“是真的？现在就叫我？”

“真的。腾出空来你快去一趟，看你累成啥了，荡了满身草灰。”

志强有些兴奋，就算是不让当队长，能让哥哥和弟弟来矿上讨一份工资，将来面对生活总还是有活头的，哥哥和弟弟用赚得的钱成了家，就算是像自己一样被招了女婿，也能有个终了的好结果，比穷得打光杆儿强。

柳腊梅拽过手巾来，前后甩打了志强身上的草灰，要他喝口水

赶快走人。

柳腊梅是八年前跟他结婚的，家就她一个闺女，爹一直有病，家里把她当男使唤，总想着招女婿过来，好一点的哪个愿意来揽这一摊子，不好的柳腊梅还看不上呢，人一耽搁就过了找婆家的好年龄。八年前许中子买了捉马村的煤矿，叫了一班贵州的工人过来打井，打好井筒了，有人就不想跟着打井筒的人走南闯北跑，想留下来。留下来的人里就有志强。有人说合，见了几次面后，看见人还行，话不多，干活实在，又问了家里有几口人，他说有四口，上面一个哥，下面一个弟，没有父亲了。柳腊梅心里想着男娃多对自己来说是好事，留下他就不用操心那边了。就和他谈，以后，我一个人挑的担子咱两个人来挑，共同来支撑这个家。明确告诉你，我是招女婿。志强说，你没有去过我老家，那地方没有地，水多地少，我都不想回去了，说家有旱地五块，数来数去少了一块，结果你猜？腊梅猜不出来。志强告诉她草帽压了一块。腊梅笑得都快岔了气了，笑那地方穷得草帽下能藏地。志强认真地说：“就想合适的时候，把我哥和弟接过来。”志强说的合适时候，是等家中的老母亲送了终。母亲去世两年了，哥和弟还闲在贵州。

柳腊梅常常笑话那里的地少，却也想不到会少到草帽大的一块地也不舍得扔掉。结婚都八年了，孩子也有了，志强没有回过老家。回家一趟不容易，花销大。原来的时候煤不值钱，往出赊都没有人要，煤也就是这几年值钱了，可是自己的父亲又病着，孩子也小，就想着什么时候领了孩子回老家看看，一拖，贵州的娘死了都没有回去。活着时电话里的娘念叨想见一见儿媳妇，那是容易的事情吗？隔山隔水，隔着电话听声音也就满足了。去年腊梅常年有病的父亲也病故了，就想着今年孩子放寒假回一趟，家里的连累少了，钱也存了俩，这一辈子回这一趟怕也就交代了。

柳腊梅拧开水管给槽前的水桶加满了水，头班的人就要出地面了，一出来，干了一天一夜活的骡子急着往槽头跑，要饮水。腊梅想，井下的人上来之前，志强就会回来，在他回来前，要帮他多做点事情。她的男人是粗人干的细活，人太累了，夜晚，累得做那事情都疲塌得起不来兴致。后来干脆就不回家了，住到了矿上，回家做不成事情还浪费觉。她有时候会偷着来矿上，就在堆草的棚子里，像鸡们一样就着谷草做一回，心里有那么点刺激，有那么点紧张，看着对面的骡子，做起来反倒有了演戏的感觉，尽情满足得很呢。腊梅就想把最好的乐儿留给自己的男人享用，让自己的男人在自己的肚上欢快地喊叫，捏她的屁股蛋子。腊梅这么想着就返身走进草棚子里，机器粉碎的草节子堆得像小山包一样，看着四下安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，她跑了两步一下跳到了草堆上，人就被草埋住，呛得鼻子和喉咙麻刺刺地发痒，人酥软得就直不起腰来。

人迷迷糊糊地便睡过去，好像听得有动静，睁开眼睛，看到是井下挖煤的上来了，地上准备倒班的牵了骡子换了衣服等下井。听得上来的人说，2号采区的田书和他的骡子没有上来，出事情了！柳腊梅打了个激灵站起来，听得有人问，田书出啥事情了？有人说，中了毒气，现在不会说话，往地面出，骡子已经死了。柳腊梅想，井下会中什么毒气？她是从来没有下过井的，连井口都没有去过。女人身上天生带着不干净东西，有的地方矿上是不让女人靠前的。

志强回来的时候，田书和骡子已经被抬上来了，田书准备送往医院，骡子撂在院子里。这么大的事情没有见许中子过来。腊梅说：“矿长不来看看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”

志强说：“这算什么大事，有安全矿长在，许矿长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管。”柳腊梅看着担架上躺着的田书，整个看不清楚是一个人，像一

块黑炭。上来的工人对田书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似的，把骡子拴到槽头，回头看着柳腊梅，也就是看一眼，各自穿着埋过小腿的水鞋进了澡堂子。骡子在槽头吃草，俯首敛眉，嘴贴着槽帮，嚼着草，偶尔打一声响鼻，响声温软谦卑，还不忘抬头张望一下这边，整个一管饱了肚不生事很满足的样子。柳腊梅望着开走的车，问：“地下还会有毒气？”

志强说：“井下开采得面积大了，通风口下来的风铺不满，很容易生毒气，不过不大紧，风会把毒气排走的。”

柳腊梅疑惑地皱着眉头说：“风要是把毒气排不走呢？”

志强说：“管那么多，我又没有中毒，就当什么也没有看见。”

井下自上而下分6个煤层，每个煤层高低不等，煤层里有若干巷道和煤仓相连，矿工平时由副井口出入。田书出事情的时候快要下班了，有人闻见2号巷道里有一股怪味，见到田书跑出来，骡子突然倒下了。有人还开玩笑说，那畜生连个性都不会起，就知道往死里受，抽它，抽急了它就起来了。有人看见田书头盔上的矿灯照着2号巷道呈现出乳白色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就看见田书像鱼一样钻进去了。钻进去的田书好久没有出来，井下煤仓记工的人说，田书有两车没有拉了。就有人进去看，发现田书躺在骡子的身上，车掀翻在地上，田书张着嘴大口出气，齙着满嘴白牙，白得吓人。

这是志强目睹的第三次事故。第一次早了，那一次是透水，死了三个人。第二次是去年冬天，那时候养骡子是在井下，一年里骡子不上井，养骡子的是贵州同来的王小军。为了多赚钱，王小军养骡子还代下井当车工赶骡。那天，外面下了雪，下井前志强还和王小军在自己的家里喝了一瓶当地产的黄酒。柳腊梅炒了两个菜，一个是红椒土豆丝，一个是老酸菜炒豆芽。喝到兴头上柳腊梅也喝了三盅，喝得两个腮帮像抹了胭脂，王小军和她碰杯的时候，借着酒胆还拍了拍她的

脸蛋。柳腊梅正经地说：“大兄弟喝多了。”志强装着看不见，“你又不缺啥，叫喊啥！”柳腊梅疑惑地问：“我是不是你老婆？”志强说：“你要是下过黑窟窿，你都敢把自己给了他！”为这事情，好长时间柳腊梅不和志强说话。

那次饭后两个人往坑口走，雪下在身上，井下上来换班的工人和地上的雪形成了两种相反的色彩，上来的工人走过去的时候留下了一路黑煤灰，无声无息，覆盖了走过去脚印，借着酒劲王小军还说：“嫂子生我的气了，不过，仔细看嫂子耐看得很。”志强回过头，看到王小军两个耳朵被冻得胡萝卜似的，笑着说：“好看你就多看看她。”井下分了手，不多时就听有人说，6号煤层冒顶，王小军和他的骡子一起被砸死了。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，志强和王小军的哥哥一起处理事故，商讨好了赔偿事宜，王小军被悄悄拉到火葬场火化了，他哥哥在火化单据上签了字，领了钱，矿上的人把志强扯到了一边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要是还想在矿上干活，就当这事情没有发生过！”

聪明人不会听不出点意思来。再发生事情，只要不是自己，管多了只会给自己带来烦恼。从此，志强只要看见胡萝卜，心里就难受。现在看见院子里的死骡子就又想起了王小军。

死人归死人，煤矿照样开，有手续的，没有手续的，一张手续开十几个口子的，遍地都是。立起招兵旗，就有卖命人，有票子赚，不愁找不到挖煤的。

柳腊梅说：“你回去说什么也得把咱哥咱弟招来，现在的社会伸手动脚就是钱，手头没有钱啥事也别想。”

志强小声在腊梅的耳朵跟前说：“知道。矿长要招十个工人，明天就让回，来回的路费矿上出，一个工人还奖励我五十块。”

柳腊梅摘着自己辫子上的谷草叶子，看着别处伸了一下舌头，看到